



形形色色的案件

〔苏〕A·阿达莫夫 著
尹明华 李佑华 译

群众出版社

45

4

形形色色的案件

〔苏〕 A·阿达莫夫 著

尹明华 李佑华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内 容 介 绍

这是苏联1956年出版的一部惊险文学作品，描写的是莫斯科市刑事侦察局的侦察员们和一个专事杀人、抢劫、妨害人民安宁生活、破坏社会秩序并充当外国间谍工具的庞大盗匪集团的一连串复杂而又紧张的斗争。

А. АДАМОВ ДЕЛО “ПЕСТРЫ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6Г.

形 形 色 色 的 案 件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56千字

1957年12月第1版 1980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000001—230,000册 定价：0.95元

主 要 人 物 表

谢尔盖（谢廖沙，谢辽申卡）·巴甫洛维奇·科尔舒诺夫——莫斯科刑事侦察局少尉侦察员。

巴维尔·阿法拉西耶维奇·科尔舒诺夫——谢尔盖之父，会计师。

玛丽亚·伊格拉契耶芙娜·科尔舒诺娃——谢尔盖之母。

叶莲娜（莲娜）·奥斯摩洛芙斯卡雅——谢尔盖之女友。电影学院学生。

依里亚·格利哥里耶维奇·西兰契耶夫——莫斯科刑事侦察局局长。

吉奥尔基·弗拉基米诺维奇·桑德列尔——莫斯科刑事侦察局副局长。

伊万·华西里耶维奇·左托夫——莫斯科刑事侦察局科长。

科斯加·格朗宁——莫斯科刑事侦察局上尉侦察员。

罗巴诺夫（萨沙）
沃龙错夫（维克多）
查别林（谢明）

} 莫斯科刑事侦察局侦察员。

特维尔多赫列波夫——莫斯科刑事侦察局警犬教练员。

尼坎诺尔·伊万诺维奇·阿莫索夫——某工厂工长。

柳芭·阿莫索娃——工长之女，被害者。

瓦伦丁娜（瓦利雅）·米海依洛芙娜·阿莫索娃——工长之侄女，工厂女工。

斯拉夫卡·格列洛夫——匪徒，电影学院学生。

科尔卡·查依契柯夫——司机。

彼得·格沃司捷夫——工人，治安积极分子。

安东·查哈洛维奇·舒宾斯基——建筑工程师。

佛洛诺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军官。

乌格罗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军官。

格里高利耶夫·库兹米奇（绰号老板及老爷子）——匪伙首领。

沙伏龙·罗什金——惯匪。

基特——惯匪。

雅可夫·费道罗维奇·库普采维奇——匪伙成员。

伏瓦·茹布科夫——俱乐部工作人员，匪伙成员。

奥列格·密尔察洛夫——电影放映员，匪伙成员。

卓娅·罗什金娜——罗什金之妹，咖啡馆服务员，匪伙成员。

米佳·涅维洛夫——工人，匪伙成员。

阿尔诺尔德——电影学院学生，反动学生小集团首领。

依果尔·别列斯维多夫——中学生，匪伙成员。

弗舍沃洛特·安德烈也维奇·别列斯维多夫——依果尔之父，建筑工程师。

罗莎·伊凡诺芙娜·别列斯维多娃——依果尔之母。

索菲亚·格里高尔叶芙娜·罗文斯卡雅——医生。

华西里·丘尔金——司机。

皮特（化名依万·乌特金，原名瓦西里）——帝国主义间谍。

目 次

第一章	谢尔盖的决心·····	(1)
第二章	错综复杂的案件·····	(27)
第三章	初遇沙伏龙·罗什金·····	(73)
第四章	“小燕”咖啡馆·····	(118)
第五章	追寻新的线索·····	(148)
第六章	奇怪的房客·····	(199)
第七章	一个叫乌特金的人·····	(250)
第八章	事件在发展·····	(296)
第九章	结局·····	(353)

第一章 谢尔盖的决心

初春的时候，军官、共青团员谢尔盖·科尔舒诺夫从德国复员归来了。

车窗外，一幅接着一幅地展出了旧日所熟悉的莫斯科近郊的风景。

在那严酷、阴云密布的年代里，每逢入睡的当儿（起初在亲爱的苏维埃国土上，后来在异乡），谢尔盖曾多少次憧憬过重返莫斯科的这片刻的情景啊！可是，当时他觉得，这片刻是多么遥远啊，有时甚至觉得，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这个时刻终于到了，就要到了——列车已驶近莫斯科了！

近郊的车站一个一个地闪了过去。一辆带篷的卡车，在某近郊车站附近，沿着压平的道路，缓慢地行驶着，车上斜写着鲜明的一行字：“食品公司”。

“你们瞧！你们瞧！”有一个乘客快活地叫了起来。

在高大的门上挂着一块招牌：“集体农庄市场”。郊区的电气列车从车窗外疾驰过去。前面，在严寒的、蔚蓝色的远方，现出无数的工厂烟囱，灰白色的烟尘正从烟囱里袅袅升起。

这时，车轮在道叉上撞得当啷作响。纵横交错的铁路从这里通向四面八方。在木栅栏外面，几座灰色楼房之间，闪过一辆又一辆红色的电车车厢。

列车广播员庄严的声音响彻了各节车厢：“列车快到我们祖国的首都莫斯科了！”谢尔盖立即感到自己的心脏跳得很厉害，嘴里突然发干。他用一双不听使唤的手勉强穿上了军大衣。

在声音嘈杂的来车站迎接亲友的形形色色的人群里，谢尔盖没有立刻找到来迎接自己的亲人。他提着皮箱，独自伫立了一会儿，向四面张望着。

忽然，谢尔盖发现了母亲。她消瘦了，从帽子下面露出了灰白头发，由一个穿鲜红色的时髦皮大衣的高身材姑娘搀着，从人群中挤过来。在她们后面看到一顶黑色的帽子和父亲那张圆圆的、因寒冷和激动而发红的面孔。

“妈妈！”谢尔盖叫了一声。

到家后的最初几天，谢尔盖陶醉在舒适而闲散的生活里，尽情享受这天伦之乐。母亲为他准备了最可口的、从小



就爱吃的菜肴。她的那双手关切地抚摩了他所有的东西。仿佛，仅仅在一小时之前他才从学校里回来，收拾过自己的书桌似的；似乎，在烽火中的莫斯科城内经历的饥寒逼人的冬天，在遥远的乌拉尔的小城里度过的三年流亡生活，和随之而来的战后年代全不曾有过似的。在如今放书桌的地方，当时却放着一口沉重的包了铁皮的大木箱。巴维尔·阿法拉西耶维奇从疏散地区回来以后，本来想把这口大箱子移到前厅去，可是箱子象是生了根似的怎样也搬不动，他只好作罢。现在，巴维尔·阿法拉西耶维奇接到谢尔盖的电报后，决定在儿子到家以前，把他的书桌放回老地方。等妻子出去以后，他又重新鼓起一股猛劲，搬起箱子来。他那为等候儿子的归来赶快作好准备的愿望是那么强烈，使得搬不动的大箱子也终于让步了。巴维尔·阿法拉西耶维奇忙碌了好久。在妻子回家来时，他虽然累得直喘气，可是却十分满意，还得意地说：

“孩子他妈，快把谢廖沙^①的桌子给放上吧，地方已经腾出来了”。

玛丽亚·伊格拉契耶芙娜急得把手一拍，责备地说：

“你太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了！”

现在，谢尔盖坐在他那张整齐地垫着彩色纸的书桌旁，无限感慨地注视着他所熟悉的，现在十分洁净和透明的墨水瓶，注视着安上了闪闪发亮的新笔尖的旧钢笔和插在木笔筒里的几支仔细削过，但却削得不尖的铅笔。谢尔盖从抽屉里翻出了自己的中学毕业证书。他珍爱地把它拿了很久，浏览各科成绩表，谛视教员的签名，还勉强记起他们的姓名。当

^①谢尔盖的爱称。——译者。

回想到很久以前那种无忧无虑，充满欢乐的情景时，他的脸上挂上了一丝微笑。

最初的几天，谢尔盖每逢外出的时候，心里就会涌起一种强烈的要求：要尽量快些投入这差不多已经完全生疏了的、沸腾的莫斯科生活中去。他出去的时候是那么激动，仿佛是要去会见亲人和爱人，而且，对方改变很大，出现了许多新东西，必须尽快地见见和了解似的。

几乎每天傍晚，他都要打电话给莲娜。和她在车站上相会的那一幕，竟会与谢尔盖想象的不一样。他打算象拥抱父母一样去拥抱她。“她不是我的未婚妻吗。”他向自己说。也许，周围的人也以为他会这样做。但莲娜只是不好意思地把一只手递给他，谢尔盖握了握她的手也就算了。在信里给她写过的那些话，这时都很难说出口来。就连当天晚上他们的第一次谈心，也是显得很奇怪的。

“你该进高等学校学习去，谢廖沙，”莲娜说，“只是，进哪一所呢？你决定了没有？”

谢尔盖沉思地回答说：

“莲诺奇卡^①，我打算工作。因为我应该帮助家里。至于学习呢……当然，我也想去学习。”

“不，不，一定得去学习！”莲娜激烈地反对说。“应该受完高等教育！呶，说说看，你想要干哪一行？”

“我自己还没拿定主意。我曾经想进法律学院，将来当预审员。这种工作很适合我的性格。但总而言之，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才好！还得考虑考虑。”

^①莲娜的爱称。——译者。

“瞧，你不是已经考虑过了吗，不就是法律学院吗？”

“怎么，能这样草率地决定吗？”谢尔盖笑了。

“啊，当然可以。”

“好吧，”谢尔盖快乐地同意了，“那么，我到你们学院去，将来也当个电影演员。我很想出出名！”

“嗯，不过，当演员要有天才，”她用委婉的语调反驳说，“此外，还需要有全面发展，内心的修养……”。

“哼，够了。”谢尔盖发火了。

“别生气，谢辽申卡^①！”莲娜高声说，同时用手抚摸他的头发，接着，不安地补充了一句：“我根本……根本没想说这句话。请原谅我！”

以后几天，谢尔盖和莲娜时常一道上学院去，后来又常去参加音乐会。

有一天，他打电话给莲娜，想约她去看电影，因为这天她没有课。

“找莲诺奇卡吗？她……她在普拉斯科芙雅·奥西波芙娜家，”奥斯摩洛夫斯基家的家庭女工玛露霞用迟疑的口吻回答他说。

“她是谁，是女裁缝吗？”谢尔盖不高兴地问。

“不是，您怎么啦！女裁缝是普拉斯科芙雅·谢尔盖耶芙娜，而这位是我们的邻居，就住在我们对门，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婆，她一直有病。莲诺奇卡常上她那儿去。今天也是一清早就去了，莲诺奇卡常把老太婆儿子从前在战争中寄来的所有的旧信一封封地念给她听。他牺牲了……也许，

^①谢尔盖的爱称。——译者。

我去把她叫回来？我马上去。”

“关于这个老太婆的事，她一点也没有对我谈过。”

“她是不好意思，”玛露霞压低声音，急着说道，“当女友们或年轻小伙子们问起她上哪儿去了的时候，她总是回答说上女裁缝那儿去了，或者是上这个叫什么来着的……上展览会去了。她吩咐我也照样回答。这话我只敢跟您一个人说。”

“你为什么只敢把这件事告诉我呢？”谢尔盖笑了起来。

玛露霞惶惑不安地停了一会儿，接着，在听筒里又响起了她的声音，但已经是满有把握，而且几乎是笑着说的。

“因为您和这些人不一样，跟您可以随便谈谈。要去叫莲诺奇卡来吗？”

“算了，不用了。等一会我再打电话来，”谢尔盖想了想说，随即挂上了话筒。

晚上，他俩上电影院去了。

散场出来以后，他俩各人想着自己的心事，默不作声地走了一会。后来，谢尔盖问道：

“你常到一位生病的老太婆家里去吗？你常给她念信吗？”

“我？谁跟你说的？”莲娜脸红了，不很自然地笑起来，“我简直没有料到。”

“嘿，你真傻，莲娜！”谢尔盖笑起来，“好象生怕表现出优点似的。”

莲娜默不作声地瞧了他一眼，完全象孩子似的，茫然而信赖地微笑起来。谢尔盖看到了她的眼光和笑容，心里忽然涌起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温柔感情。他紧紧地握住莲娜的手，

同时不知为什么竟加快了脚步。这一瞬间，他的心中感到无比的舒畅。

“好吧，就算我常到邻居那儿去吧，”莲娜若有所思地说，“可怜的人！不久前她的儿子在柏林牺牲了。她现在落得孤苦伶仃。你想想，这是多么可怕啊！战争早已结束了，而他却牺牲了。”

“他是怎么牺牲的？”

“不知道，详细情况谁也不知道。他在驻德占领军中服务，可是在复员前夕突然失踪了，后来发现他被人打死了。正如团副政委在给普拉斯科芙雅·奥西波芙娜的信里所说的那样，这是苏联和德国人民的敌人干的卑鄙勾当。”

“是的，那儿还有残余匪徒，”谢尔盖肯定说，“还没有被消灭干净。咳，当然，还有从西方潜伏进来的。可是要想使我们的士兵……”

“谢廖沙，讲讲吧，你们在那边是怎样生活的。”

他俩走到了高尔基大街上，莲娜提议上咖啡馆去用晚餐。

谢尔盖因为有很多男人都对莲娜注意而感到高兴。可是在咖啡馆里，他发觉，她不时寻视着向她投来的目光，有时不自然，不合时宜地对这目光报以微笑。她这种举动使他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莲娜不知为什么忽然吸起烟来。他甚至认为，她这样做只是为了再显示一下自己裸露着的美丽的手臂。谢尔盖因为这些事情觉得很痛快，因此莲娜邀他到她们学校去参加晚会时，他竟然干脆加以拒绝了。莲娜受了委屈似地撅着嘴，但过不一会，好象想起什么事情，又微笑起来。她开始讲到导演巴兰诺夫为了拍一部新影片，准备从她

那班的学生中挑选几个人，她非常担心自己能否被选上。

“不过，我还是抱着被选上的希望的，”莲娜最后吸了一口气说道，“我有很好的外表条件。”

“可是内心呢？”谢尔盖嘟哝道。

“哎，你还是那么天真，谢辽申卡，”莲娜大笑起来，接着，又往四下里望了望。

就在那几天，谢尔盖去过军事委员会和共青团区委会。

区团委书记是一位身材矮壮，方额的小伙子，头戴一顶宽沿帽，身穿一件蓝色短上衣，热情地和谢尔盖握过手，好象和老朋友谈话似地说道：

“坐，谢尔盖，随便谈谈吧。”

“谈些什么呢，”谢尔盖笑了笑，“谈谈怎样打仗吗？这是老早以前的事了。谈谈我们在德国过得怎样吗？这谈起来未免太枯燥了。”

“最后一段时期你是连的共青团小组长吗？”

“不错。”

“我说，谢尔盖，你晓得我要对你说什么吗？”区委书记兴奋地说，“老弟，来干团的工作吧，好吗？”

“这件事需要考虑考虑。”

“考虑一下吧，现在去休息休息，好好地想一想。”

三天以后，突然有人打电话来叫谢尔盖去见区党委第一书记。

“您准是弄错了吧？”谢尔盖把听筒紧贴着耳朵上，又问了一句，“也许是叫我去见区团委书记吧？”

“不是，不是，科尔舒诺夫同志，”传来一个响亮的女人

的声音，“正是叫你上区党委第一书记沃洛霍夫同志那儿去。记住，时间是明天下午三点钟。听明白了吗？”

“是。明天十五点正我准时到沃洛霍夫同志那里去。”

谢尔盖挂上了话筒，惊奇地望了母亲一眼。

“真有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咳，管他呢，到时候自然会明白。”他作了一个哲学式的结论，于是，又重新埋头看书。

“你怎么好久没有给莲娜打电话了，”玛丽亚·伊格拉契耶芙娜说道，“快去，她一定会感到寂寞的。”

“不一定吧，妈妈，”谢尔盖眼睛不离开书本，低沉地说，“她周围有那么多有天才的小伙子……而且都是全面发展和颇有修养的！她从来也不会寂寞的。”

“你说些什么？”玛丽亚惊讶地说道，“难道不觉得害臊吗？”

“这不是我说的！”谢尔盖气恼地顶了一句，“是前两天莲娜自己跟我这样说的。”

“你先别忙见怪，好儿子。也许，你误解了她的话？她等了你多少日子，而你刚一回来，就见怪了。”

谢尔盖没有回答，可是，当天晚上还是给莲娜去了电话。当他听见她那快活的声音的时候，心儿不由得跳动起来，在咖啡馆里所引起的苦恼和烦闷，一刹那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谢尔盖不再把它记在心上，而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再度汹涌起来的感情的暖流中去了。他立即欣然同意和莲娜一道到电影院去，参加对一部外国新影片的观赏和讨论。

第二天，谢尔盖在指定的时间来到了区党委会。

走进区委书记办公室，谢尔盖看见在大写字台旁，坐着

一位胖胖的、头顶稍秃的人，他穿着一件蓝色军服上衣，左边衣袋上挂着几枚勋章和一枚苏维埃代表证章。旁边放着一张铺着绿色绒毯的长会议桌。

穿军服上衣的人正和坐在对面圈椅上的人热烈地谈论着什么。看见来客以后，他连忙站起身来，走到谢尔盖跟前，说道：

“您好，科尔舒诺夫同志。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巴甫洛夫同志。”

沃洛霍夫绕回桌子后面，坐下，戴上眼镜，然后从黑文件夹里抽出一些已经写好的材料来。

“喂，好吧，我们来谈谈，”他不慌不忙地说，一面草草翻阅了一下材料，接着，又将它们放回文件夹里，“我们叫您来，科尔舒诺夫同志，是根据区团委的介绍，想和您作一番非常重要的谈话。但先得请您跟我们谈谈，您曾在哪里服务过，情况怎样，在哪些战线上作过战，在什么地方担任过警戒任务。您的履历表和有关您的材料都在我们这里，不过，这里面写得太简单了。”

他把一盒纸烟推到谢尔盖跟前，可是，谢尔盖道过谢，掏出了自己的烟卷。吸燃以后，他向燃着的烟头凝望了一会，然后，开始叙述起来。起初，谢尔盖说得很慢，仿佛在琢磨字眼，可是，当往事历历浮现于脑际的时候，他的叙述便变得娓娓动听和愈加详尽了。谢尔盖自己也逐渐为描述吸引住了：他想起了曾经到过的国家和城市，想起了由于战争而得以相识的人们，以及他亲身经历过的大小事件。

那两位注意地听他叙述，没有提出问题来打断他的话，当谢尔盖谈完以后，沃洛霍夫就问道：

“赫罗莫夫似乎曾建议您作团的工作。您给他答复没有？”

“没有，我还没有答复，”谢尔盖承认道，“我又想学习，又想工作。但究竟上哪儿，还没有决定。当然，如果需要我的话……”

“现在要和您谈的是另一回事，”沃洛霍夫打断了他的话，“我们打算把您派到一个很重要，很艰巨，同时也是个很危险的工作岗位上去。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派到那里去的。但对于您——积极的共青团员，英勇的战士和侦察兵，三枚战斗奖章的荣膺者，我们是很信任的，科尔舒诺夫同志。”

沃洛霍夫停了一下，敏锐地、试探地打量谢尔盖。这时，谢尔盖在办公室里的严肃紧张的静寂气氛之中，忽然想起了多瑙河上的雷雨之夜，映着火光的黝黑的天空，惨淡的照明弹亮光下的铁灰色的河水和昏暗的掩蔽部——谢苗诺夫少校在这里向侦察员们布置任务：深入敌人后方地带进行侦察。充满着对于往事的回忆，谢尔盖激动地站起来，坚决地说道：

“我已准备好完成任何任务，区委书记同志。”

沃洛霍夫凝视着谢尔盖。

“科尔舒诺夫同志，这不单是一项任务，它应当作为你的终身事业，你的新职业。记住吧，在那里，胆小鬼将象叛徒一样受到严惩，但就在那里，人们有时可以成为英雄，获得战斗勋章。那里正需要侦察员的战斗品质，还需要异常纯洁的心和坚强的手。”

谢尔盖聚精会神地，极感兴趣地倾听着，竭力想弄明